



水市巷9号院子

□朱文新

在我的记忆中,渝中区(那时称市中区)水市巷最兴盛的时期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从一号院子到二十号院子,有两百来家人吧。

每到夏天,巷子里热闹非凡。下午快5点左右,各院子的大人小孩就开始为晚上的纳凉作准备了。清衣服留下的水、淘菜留下的水,反正能留下来的水都利用起来了。你一盆我一盆地往巷子的地上洒去。每到这时,小孩儿们最开心了,穿双泡沫拖鞋,把裤脚卷得老高老高的,任凭大人们将凉水洒向自己。整个水市巷,算我们九号院子最拉风,因为有一口水井,那打出来的水呀,又清澈又冰凉。这时,附近院里的小孩都要聚在我院门口接受“洗礼”。一阵降温之后,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此刻,各家各户的纳凉设备全都搬了出来,凉椅、凉板、小桌子等等统统靠一边排起,一张挨着一张的,并且位置基本是约定俗成的,很少有因占位子的事闹意见。摆完桌子后,人们就将晚饭端到巷子来吃了。稀饭、凉面是必不可少的。“泡豇豆来了,前天才泡的哟……”随着一声吆喝,税婆婆端了尖尖尖一碗泡菜出来,逗得邻居们你一筷子我一筷子的,一会工夫,装泡菜的碗就空了出来。

纳凉时有一部收音机那是最得意的了。记忆中当时最流行的是半导体收音机,外面还包了个皮套,生怕收音机被弄坏了。当然,这样的半导体不是每个家庭都买得起的,我们家就一直没有这个玩意儿。楼上的郭伯伯有一台,老人是旧文化人,看英文单词不用音标都能读出声来,这一点我特别崇拜他。所以,我一吃完晚饭,就喜欢端一个小凳子坐在他旁边,一边听收音机,一边听他讲那过去的故事。他给我讲过“九二火灾”的情景,讲过较场坝过去的兴盛,当然更多的还是教我自然常识和做人的道理。我的父亲由于书念得少,经常会在纳凉时和郭伯伯为地球是不是圆的争得面红耳赤。我父亲说地球肯定不是圆的,郭伯伯说肯定是圆的,他想用如果一直朝一个方向走,肯定最后会回到起点来说服我的父亲。我当然相信郭伯伯的,我好多课的课外知识都是纳凉时他老人家传授给我的。

由于经常和郭伯伯在一起交流,我变成了小大人似的,少了很多当时我这个年龄的小孩应有的调皮。当然,大人是喜欢这样听话好学的小孩,以至于他无偿地送我了一间房子,让我结婚时有了自己的新房。老人尽管离开人世多年,但我一直念叨着他,时时怀念着那些有意义的盛夏。

(作者系南岸区作家协会会员)

街头又遇
“珠江S201”相机

□李秀瑜

在重庆市南岸区长江村、光电路与南坪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,曾经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节点。2021年有关部门在此兴建了一座连接东南西北的人行天桥,实现了人车分流。天桥的自动扶梯、电梯无声地迎送着匆匆的行人,彰显着建设者对行人的关怀。

前日笔者乘电梯上了人行天桥。当电梯厢门打开,眼见着一架巨大的“珠江S201”照相机模型,霸气地横在天桥行道路中,使过往的行人不得不驻足观看。

相机镜头朝南,紧紧地盯着远方,荧屏映出的画面却不是相机镜头看到的现实场景,而是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。荧屏左边的黑底白字无声地述说着:“重庆市南岸六小区明佳厂生产的珠江S201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‘军转民’相机,其全部1300多个零件都是从当时自己的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。作为国产单反相机的巅峰之作,它开创了中国照相机的不少第一。从1980年到1984年,这款相机连续五年获得国家、部级、省级优质产品奖。远销中国香港、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。2000年,数码相机吞噬着传统机械相机的生存空间,明佳厂终于彻底放弃了照相机的生产。”

我所知道的国营明佳光电仪器厂是上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内迁厂,于上世纪80年代三线厂返城高峰时,从四川华蓥山双河镇迁入重庆市南岸区。明佳厂主要生产枪械光学瞄准仪器。

横在天桥行道上的“珠江S201”单反相机模型和所配文字简要地叙述了它曾经的辉煌和骄傲,以及最终被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所淘汰的无奈。把永久的遗憾留给了自己和过往的行人,以引起共同的感叹。

军工企业有着人才、技术、设备和资金的优势,费心尽力地搞了多年的“珠江C201”单反相机,以及河北保定的“乐凯”胶卷,这些当年风光一时的产品却被历史淘汰,只剩下浪花淘尽英雄的悲切。

(作者为文史爱好者)



相机模型

悄无声息的
“城市摆渡”

□廖伟



我站在临江门。背后是闻名遐迩的解放碑,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有忙碌的“棒棒”和扯着嗓子叫卖的报贩。俯瞰山下,远处嘉陵江波光粼粼,近处一号桥一带已是华灯初上。

那是1998年8月的一天傍晚,我刚从一座小县城辞职来到重庆主城,面对陌生的城市,心里充满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与恐惧。一个问题不停地在我心里涌动:万家灯火中,啥时有属于我的一盏?

让我不敢相信的是,4年以后,真的有了“我的一盏”。在渝中区黄花园半山上,我按揭了一套小三室,房号5-2。近年重庆成了“网红打卡城市”,所谓“8D魔幻城”就是讲的山城立体景观。我家所在小区离著名景点洪崖洞不远,也很魔幻。我住5楼,出门并不是下到1楼,而是往上再爬一层。到6楼,那里也有一道大门,一脚就踏在了山上的临华村路上。

“家就是港湾”,这句话一点不假。有了房,妻儿、父母也安顿下来。于是,在这座城市就有了根,我不再有漂浮的感觉。我拥有了安稳,常常喜欢慵懒地躺在沙发上看书、听音乐,偶尔也对这城和这城人心存感激。小日子就这样惬意地过着。没想到,5-2这套普通而宁静的小三房很快就热闹起来,成了农村通往城市的摆渡“中转站”。

一天半夜,座机骤然响起,电话那头传来妻儿哭泣的声音。小伙子十七八岁,刚刚高中毕业,去了沿海工厂打工。由于年龄小,加之老实巴交,总是被人欺负,这次又受了委屈。“要不,你到重庆来吧。”妻子心疼了。几天后,5-2住进第一个农村打工青年。

侄儿运气不错,很快在一家小型民营企业找到工作。不过老板有言在先,服务对象分布在市区各处,每天需要跨区域奔波,确实非常辛苦,所以试用者最终能够留下来十不到一。我们也鼓励他,走出去,挑战自我,其他的先别管,把胆子练大就行了。试用期满,没想到他留了下来。小三室,我们夫妻一间,儿子一间,老人一间,长期住下来肯定有诸多不便。妻子试探性问我:“让他出去租房吗?”我想起了临江门那个落寞的傍晚和那个落寞的我。我说,没必要,家里住得下。心里是想让他省几个房租,打个工找点钱不容易啊!

小伙子和我上初中的儿子住一间房,上下铺。一住就是多年。这几年他早出晚归,珍惜获得的工作机会。一次盛夏的中午,我在路上看见他背负产品挤上公交车,给远在歌乐山(几十公里外)的客户送货。看着满头大汗、步履匆匆的侄儿,我放心了。我知道,这座城市不会亏待一个辛勤付出的人。我见证了农村孩子的成长与嬗变,从胆小怕事到自信满满,从不喜言语到谈笑风生,从职业“小白”到业绩累累……两年后,家里又住进了两个侄女。一

个来上初中,一个来做家务照顾全家生活,家里满满当当装了七八口人。5-2每天热闹非凡,早晨等候上厕所的情景至今还在大家的笑谈中。

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,尚未满23岁的侄儿兴奋地告诉我们,他已在渝北区一个楼盘看中了一套期房,两室一厅,20万元左右,准备去交首付。“还房贷吃力吗?”我们担心他年轻冲动。他老老实实算了一笔账,每个月几百块钱房贷(那时房价低),一点压力也没有。一年后新房交付,第二年装修完毕,随后开开心心搬了过去。屈指一算,他在5-2住了差不多5年。这5年他从一个胆怯的农村男孩,变成一个年薪二三十万的“新重庆人”。他后来与同事相爱结婚,先后生下两个乖巧的儿子,前年又搬进了大洋房。

2010年,我儿子和小侄女分别考上清华大学和上海大学,5-2终于清静下来。但是,负责给他们弄饭洗衣的大侄女依然住在这里,她也是高中毕业,在重庆五六年期间,一边做家务,一边去重庆师范大学成人学院学习,已获得大专毕业证书。这时,恰逢一家新成立的网络公司招人,她去应聘马上被录用了。她此后发展顺风顺水,先是在南岸区买了套两室,新房装修好之后才搬离5-2。十多年了,她结婚生子,房子早换成了三室两厅。最近又得到她升职的消息。一个农村姑娘的人生逆袭之路,应该是从5-2起步吧。

二十年来,5-2犹如通往城市的“中转站”,有十多个来自家乡的打工亲友在此停留,有的三五日,有的三五年。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表妹和另一个侄儿,他们最短的住了三个月,最长的住了四年。现在,一个表妹成了企业的财务主管,一个表妹成了国有监理公司的总经理;这个侄儿先是在酒店打工,后来去媒体拉广告,几年前和别人合资开公司经营医疗器械……

如今,5-2已彻底清静下来。但每周星期六,这些分散在重庆主城各区的侄儿侄女,总会带着一家大小准时赶来。他们自己买菜自己下厨,弄上一桌丰盛的饭菜,一起分享生活工作中的酸甜苦辣……我知道这种聚会就是对5-2的追忆和感恩,犹如我对重庆城发自内心的感恩——这座包容的城市容纳了我与我的亲人,这座多维的城市为我与我的亲人的未来提供了如此多的可能!

我常常在想,这座城里,应该有千千万万像5-2这样的“中转站”,源源不断把自己的亲友摆渡到城市的各个领域,最终融入城市,他们以及他们后的人生因此而彻底改变。是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,让我一不小心客串了一把“摆渡码头的“艄公”,心里自然也有点小小的成就感了……

(作者单位:重报集团都市传媒)



重庆晨报记者 罗伟 摄

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
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,推出《朝天门》文史副刊,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,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,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:cqcb2023@sina.com

故事类投稿邮箱:cqcbgsh@126.com